

手捧《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下称《流动》),封套上印着的一行字触目可及:“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撰写长篇序文,给予郑重推介,并指出:‘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坦白地说,对于时下颇为流行的腰封推荐语,就阅读心理而言,多半保持适度的距离,而此次却有所不同。数年前,《台港文学选刊》选登了此书中的多篇文章。当时,作为最初的读者之一,即不禁为潘先生所描述的“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所深深打动。如今待读完全书,仿佛穿越漫长曲折的时光隧道,展开一次难忘的的心灵之旅,抚今追昔,深长吁了一口气。为那沧桑感,为那真切感,为那温润感……

名家之沧桑感

《流动》全书计收文76篇,含序及前言。所涉名家为35人:艾青,冰心,叶圣陶,茅盾,俞平伯,巴金,钱锺书,萧红,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吴祖光,新风霞,汪曾祺,王辛笛,杜运燮,卞之琳,蔡其娇,臧克家,赵清阁,老舍,胡絮青,顾城,萧乾,夏志清,曹禺,柯灵,秦牧,沈从文,丁玲,张贤亮,郭风,何为,茹志鹃,金庸。

写下这些名字,仿若遥望夜空,群星闪耀。名单中,不少先行者为19世纪生人,个别后来人乃共和国青年,时间跨度在一个甲子以上,但绝大部分已在近四十年间先后作古,在文坛上成为历史人物。他们构成现当代中国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已作为文学经典,进入史志,走进课堂,成了无数读者爱不释手的案头图书。名家们的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凝聚为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启迪今人,昭示未来。

《流动》一书写巴金,有四篇文章,《说真话的巴金》《愤愤不平的巴金》《巴金谈诺贝尔文学奖》《夸父战土式的风范》。著者选择了一个“小切口”,即“说真话”,凸显了晚年巴金为文为人的显著特征。避免面俱到,大而无边。看似小切口,实质上体现了“大特点”。这些文章,中心紧紧围绕巴金晚年呕心沥血之作《随想录》。著者介绍,五卷本《随想录》始于1978年,完成于1986年,耗费心力劳瘁的八年。巴金自称,《随想录》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是十年创伤的脓血”。著者说,巴金把笔当作手术刀,进行深刻的自剖,毫无保留地刺向自己,挑开累累的伤疤,令人在伤痛中彻悟,允称“讲真话的书”。金庸读后表示,巴金写出了“这部掷地作金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事”。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赞赏巴金《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

就本身的史实而言,陈河的《甲骨时光》将中国甲骨文发掘和研究的历史串到自己的小说中。比较起他的其他长篇小说,如《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甲骨时光》的想象力更为丰富,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中英加日考古学者聚集殷墟,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抢夺人类文明宝藏的无硝烟的秘史,同时,更让人感动的是陈河笔下那末世感民国和古今人物通灵对话,让这本小说在纪实与浪漫之间浮沉,使得整部小说具备着强烈的悲剧感。

人欲横流的末世感

河南南阳初等师范学校教书匠杨鸣条能够阅读深奥的英文著作而不会听和说任何一门外语,但他得到了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傅斯年的赏识。胡适、丁文江、傅斯年、梁思永、陈寅恪等文化人有感于仰韶文化、远古猿人北京人为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所考古发现,为了阻止安特生对河南安阳殷墟文化遗址的发掘,防止中国历史遗址的发掘成果被外国人共享,傅斯年劝说杨鸣条由中国本国力量去进行田野科学考古。同时,杨鸣条的“贞人集团学说”也在第一章中被重点提及。可以说,小说的一开头,就把家国情怀高昂起来。杨鸣条到安阳,时间是1928年前后:“杨鸣条在傍晚时分到达了安阳火车站。下车之后,走出火车站,只见车站外灰蒙蒙的场地上有许多黑色的人影,正在用他们最快的速度向他这边靠来。当他们走近时,杨鸣条发现这些原来是成群的乞丐。”小说中,“黑黝黝的城楼”“灰沉沉的天空”“冲着行人不断吠叫的野狗”,一切营造出乱世的末世感。这个时候的安阳小屯村早已盘踞着为了殷墟甲骨、商朝青铜器而来的各方势力。

在杨鸣条来安阳之前,1914年明义士来到安阳,获得了五万片甲骨;1915年,日本特务青木泽雄来到这里,十多年间,通过各种手段将安阳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片和青铜器源源不断地运入日本;1915年罗振玉的弟弟已经发现这里是甲骨片的出土地,开始秘密收集;上海的犹太富翁哈同也闻风而至,开始收集文物的活动。

而这次杨鸣条受命于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支持下,组织人类学研究的李济、梁思永、夏鼐、石璋如、李春昱、赵芝庭、王湘、胡厚宣、魏善臣、吴定良等多位专家,准备大规模发掘安阳殷墟,除了这支中国官方的考古团队,多重政治势力也都介入殷墟考古。

日本特务青木泽雄串通盛太行东家周敬轩,勾结土匪头子吴二麻,绑架小屯村地主张学献,目的是开挖张家的土地。侯家庄的侯新文就是在张家土地上开挖牧古堂的工人。

加拿大牧古师的明义士拥有五万多片甲骨。他擅长河南方言,1917年出版《殷虚卜辞》一书,上列两千多片甲骨拓片,是第一个发现安阳是甲骨文出土地的外国人。但明义士坚决反对将甲骨片上交给怀特主教,他认为这些甲骨片是中国的,不应该被偷盗到加拿大。

河南教区的主教怀特1897年来中国,他的特别身份是专门为加拿大皇家博物馆收集东方文物



弥足珍贵:为时代变革存照

——读潘耀明新著《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

□杨际岚

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流动》刻画名家,类似“小切口”还有不少。即如写钱锺书也有四篇,“小切口”则是幽默。著者于《钱锺书的妙喻与幽默》引述了钱先生在讲话中的许多妙语,此处转录一二。

在谈到他的代表作《围城》时,他说道:“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笑),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你说是吗?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笑)……”

在说到写文章时,他说:“有一位叫莱翁·法格的法国作家,他曾讲过一句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说,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上手的?这是一个诙谐的比喻。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还是瞧不起她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写作人的心理,他们一股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而是喜欢从难处着手。”

著者称,钱锺书先生深谙幽默之道,偶尔也含有谐谑成分,其中也有笑中带泪的。《流动》所涉名家,居多生于清末民初,历经忧患,饱经风霜。他们的人生,折射了云卷云舒,潮起潮落。

手迹之真切感

多年前,潘耀明先生此书十多篇文章,《台港文学选刊》先行予以介绍,展示的名家手迹深深打动人心。这次翻阅《流动》,看到更多的书信、照片和字画,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40多年来,潘耀明与内地以及海外众多名家不间断地来往交流,积累了大量书信。巴金的信札有十三封之多。“他晚年身体不大好,字体很小,却很清晰。”“重温这些信札,令人对他崇高的人格,肃然起敬”。俞平伯先生的信札共有27封,都是在80岁以后亲笔写的。潘耀明还收有萧乾信件数十封,信札牵涉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他的书稿、生活、近况等。潘耀明1982年第一次赴美国,“萧乾怕我人生路不熟,给我写了六七封推荐信,以便我沿途可以有人照应。譬如西岸的陈若曦、庄因,东岸芝加哥有许达然、非马,纽约的有於梨华、董鼎山,波士顿有刘年玲……”持着推荐信,潘耀明逐站与相关人士联系,都受到热情接待,甚至解决住

宿的问题。潘感叹:“对一个晚辈文人,萧乾竟然那么倾心提携,可见他仁者风范和恢宏气度。”萧乾与夫人文洁若每年都寄来贺年卡。书上选登了一封,清晰地写着:“祝你们全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快乐更幸福。编辑之余,不忘写作。”不仅是祝福,而且还加上“编辑之余,不忘写作”。长者的慈爱与期望,溢于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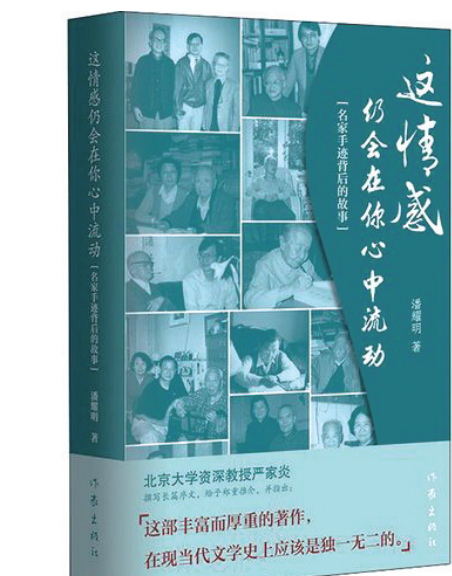
1981年,潘耀明第一次拜访冰心。得知潘耀明是福建老乡,冰心格外高兴,特地写了张小楷给他。淡雅的信笺上写了四句话:“海波不住地问着岩石,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然而它这沉默,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誊写的正是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中的诗句,含蓄隽永,富于哲理。与艾青的交往,也有着类似的佳话。1978年夏天,潘耀明作为香港出版界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潘耀明持着聂华苓所给的地址私访艾青。艾青特地为他誊抄了写于60年前的诗作《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些诗句脍炙人口。两年后,艾青又特地写了一条横幅相赠:“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诗句摘录自艾青写于40年代的长诗《向太阳》。寄寓了对于土地的深情,对于历史的沉思。

潘耀明先生收藏了不少类似的名家墨宝。如俞平伯的书法别有风格。有一回,听说潘耀明要搬新居,特地写了一对联祝贺:“既醉情沾杯酒绿/还归喜遇碗灯红。”潘搬了几次家,这对联一直悬挂在客厅。每次归家读到这对联,都让他感到难言的温暖。

见字如面。诸如书信、日记、札记,乃至便条、留言等生活类笔墨,对联、条幅等墨宝,真切地显现名家的多面样貌。披阅《流动》,欣赏琳琅满目的名家手迹,犹如走进无数心仪已久的杰出作家、学者,如闻其声,如晤其人,可感可触,可钦可敬。

背后故事之温润感

本书名曰《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副题为“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严家炎教授于序言中写道,正是这情感,支撑着潘耀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成就了与老一辈作家学者们难能可贵的隔代情谊。同时,序言又强调,既然是知音,就要有共同语言,就要有令大师们觉得有话可说、有信可写的丰厚的知识和学养。情感、友谊、知识、学养,这些通过一件件生动的故事,生



活化、个性化地,鲜活而又细腻地呈现出来。

书中,《与吴祖光搭伙之谊》一文将两位忘年交刻画得生灵活现。1983年秋,潘耀明与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陈映真、七等生为同一届的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华人作家。潘耀明与吴祖光是毗邻,共享一个厨房。两人分工合作,吴去超市买菜,潘则负责炊炊。吴慷慨大度,每趟到超市,都购买了大包小包的蔬菜、肉类,应有尽有。潘则施展浑身解数,每顿饭都做出二菜一汤或三菜一汤。当时,潘还在爱荷华大学兼修语言课,中午来不及返回寓所,他便于每天晚上,除了做当天的晚饭,还给吴多做一份翌天的午饭。聂华苓和夫婿保罗·安格尔多定期举行会餐。潘耀明与吴祖光每次都捎上两三个菜,比如闽南炒米粉、豉油鸡或加上卤水蛋、卤肉。两人如家人般相处三个月。吴祖光满意极了,逢人便称赞,临别还题赠了一首“报恩诗”,诗云:“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典出隋朝王通的名句:“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于人谓之富。”并附题记:“彦火兄有同居寄食之雅,相逢异国诚三生之幸。因以报恩之诗报之。”此番爱荷华相聚,开启了潘耀明与吴祖光、新风霞夫妇的交往之旅。在著者笔下,宛如看到了现代版《牛郎织女》,还看到了他们的坎坷人生,他们的卓越才华。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学术界曾流

症弦在华文文学诗坛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泰斗级开创性的诗坛老一代,在当下已经是极其珍稀宝贵的了。其实,他才大我两岁,可我总以为,他是我的老前辈。每每到他,总有些诚惶诚恐、谦恭不敏。总能感受到一种威严,一种慈祥。我深深地敬重他!

他在青春年华就已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他的《诗抄》《深渊》《盐》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坛的历史地位。他是研究戏剧出身的,曾饰演过《孙中山传》中的孙中山,名噪一时,连演70场不衰。他那时的诗作也富有戏剧色彩,往往会有情节,情韵委婉悠长。他讲究思想深,感情真,技巧新。淳朴而充满浓郁的乡情,厚重而流淌着无尽的沧桑。他有独特的创作风格,民谣写诗与心灵探索相结合。他主张革故鼎新,“摆脱本位的积习禁锢,从旧有的城市中大步地走出来”,“走向西方,回归东方。”在他后期的创作中,更加重视诗歌的社会意义,在他《现代诗的省思——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宣示了他的诗歌观:“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的应行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做似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做嫩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重新出发……把现代中国人表现感情的、思维的、生活的、哲学的方式传达出来。”请读一段他的诗歌吧,《我的灵魂》写到:“我的灵魂,如今已倦游希腊,/必须回家。/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听见,我的民族,/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呀。/黑龙江的浪花在喊我,/珠江的藻草在喊我,/黄山的古钟在喊我,/西蜀栈道的毛驴在喊我哟!”他是当时台湾现代诗派的一面旗帜,大胆学习西方,勇于创新变革,但不忘先祖,怀乡思亲,对祖国爱得真切深沉。

1966年,他作了一个决策,重点转向了文学编辑和研究。他与洛夫、张默创立了创世纪诗社。他主编了《创世纪》《联合报》副刊和《幼师文艺》《幼师学志》等刊物。他选择了做伯乐,做园丁。他并不以为这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说这是事业,甚至是伟业。不少作家、读者得到过他的帮助、指教、提携、恩泽。他坚持来稿必复,一定不要埋没了人才。他尊重作者,平等相待,耐心辅导。就像席慕蓉、李秀等也都得到过他真心诚恳的帮助。他可谓恩盖宇内,泽被后世。

“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来说,大概只有诗了。”诗歌曾使他成为了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的现代派诗人,也是诗歌,现在叫他成长为了一位仙风道骨、道貌岸然的伟大诗圣。他说,“诗是信仰,如同宗教虔诚,诗人终生殉美。”2016年,他在祖国大陆出版了一本《症弦诗集》。这是他毕其一生之诗作集大成者,意义非凡。全书有诗序,有英文译文,分八卷,第八卷还收录了他25岁以前的诗集,并有诗友的评价。这可谓症弦诗歌大全。这对广大的诗歌爱好者和诗歌研究者来说,无疑都是特大的好事。时值他的米寿,字秀(休休)受他之托,写了一首《槌衣石》,追忆怀念他专程从河南老家带到加拿大的当年母亲操劳一生的那块槌衣石。这诗叫症弦潸然泪下,也叫苏炜、刘登翰赞不绝口,更叫广大读者深受感动。其实,他本身就是一块承受过各种打压、九十年宁裂不碎的槌衣石,并练就出了一副诗坛上的不朽金身。如今,他的诗作诗论炉火纯青,道德风骨完善彻悟。他语重心长地说,诗歌应该是“出自内心的召唤和梦想”“生命本质的体验。”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从徒然的修辞上的拗句伪装深刻,用闪烁的模棱两可的语意故示神秘,用词汇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种空架的花拳绣腿,一种感性的偷工减料,一种诗意的堕落。”这一席话是他诗歌一生的经典感言,也是对诗坛后人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待。我们当认真体会,永远铭记在心。

传着这样的说法,钱锺书先生专注于做学问,不接受访问。潘耀明于1981年在翻译家冯亦代的引见下,拜访了钱锺书。潘打破了惯例,携带录音机,正儿八经地把钱的谈话录了下来,后来整理成访问记。那次访问,钱谈笑风生,妙语如珠。访问记曾给钱锺书看过,钱在复信中应道,“那篇录音,在你是弦上之箭,喉头之痰,势在必发,志在必吐。只能认识必然性以享受自由了”。欣然表示了认可。钱先生向潘耀明敞开了家门,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尚有不少书信往来,不止一次赠送墨宝;并让潘拍摄了好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还有极少与外人合影的杨绛先生。潘十分感慨:“钱先生虽然学问渊博如汪洋大海,但对后学从来不居高临下,也不假于辞色,而是循循善诱,嘉勉有加,还不惮其烦地为后学排忧解难,令后学如沐春风,如沾雨露,终生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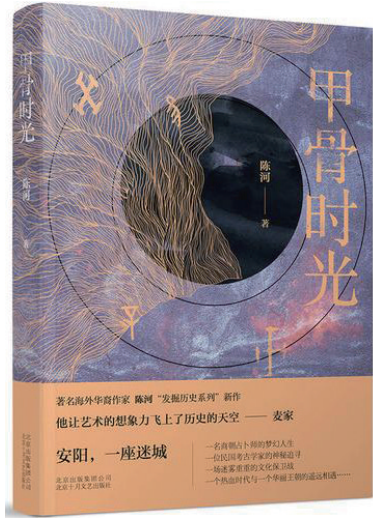
《流动》一书压轴文章为《手迹之外一章:我与金庸》。著者于文末饱含深情地表示,“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从之获益良多的老师”。潘耀明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明报月刊》。那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当时,金庸是《明报》董事长。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潘耀明,让潘到他办公室。金庸先生让潘坐下稍候片刻,自个到书桌伏案写东西。大约过了半刻钟,金庸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潘。潘粗略浏览后,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我仔细辨识书上刊印的聘书内容,开篇写着,“兹聘请潘耀明先生担任明报杂志有限公司、《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负责该月刊之编辑、印行、推销等一切业务。”总而言之,负总责!第一天上班,例必向金庸先生报到,希望就办刊给点指示,意外的是,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潘征询办此刊有何特殊考虑,他回答得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换言之,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金庸因故卖了《明报》,但两人深厚情谊一直延续。《流动》选登了多幅金庸手迹,如“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又如“昔日明报共挥汗/今成好友诚难能”,再如“明报共事十余年/耀明两字不虚言”,题首亲切地称潘为“吾兄”“好友”,这“忘年交”真个“不虚言”。

潘耀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长达50多年。尤其是40多年来,他处于中外文化交汇点上,乘改革开放东风,于文学创作、编辑出版、文学社团、国际文化与文学交流等诸多领域付出巨大辛劳,作出独特贡献。此次,作家出版社印行潘耀明新著,为现当代文学史佐证,为时代变革存照,意义非凡,弥足珍贵。

陈河《甲骨时光》

民国乱世与古今通灵

□金进



的全权代表。而帮他收集几百箱中国文物的,是犹太教徒李佑樞。怀特认为中国处于动荡之中,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正在消亡,如果不介入去获取,很可能会消失,这些文明的遗留物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我们要保护它们,将它们收藏起来。

这四股考古势力中,最具破坏力的是日本特务青木泽雄,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被日本京都博物馆特聘去中国中原和西部地区收集历史文物。而这一计划不仅出自京都博物馆,也是日本国的国家计划。日本陆军司令部在中国东北地区专门有一个机构领导这个工作。他勾结当地的中国人和土匪,大举发掘殷墟历史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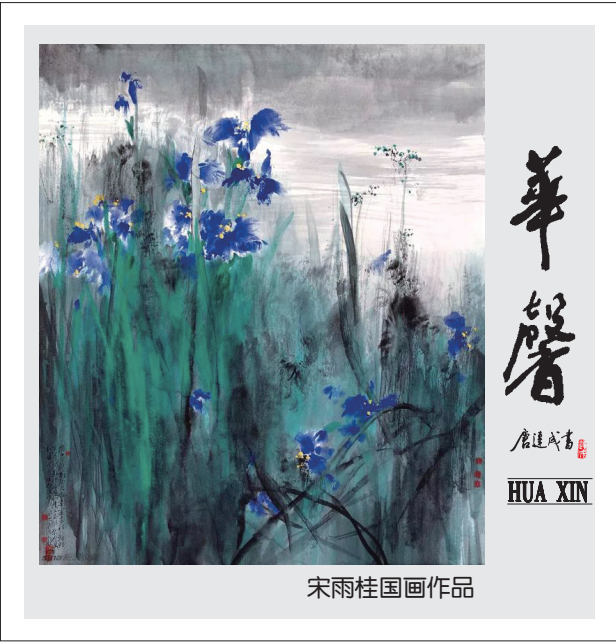
除了围绕河南安阳殷墟被外国人盗走偷窃之外,青木泽雄参与的云冈石窟考察、怀特主教盗取的山西侯马县的隋代香樟木雕佛像和三折画,中央田野考古队的夜间作业、袁林风雨亭的杨梅二人的密会,更重要的是,还有被各方势力的巨网所笼罩的安阳,官商勾结(警察局长朱柏青)、中央在省政府政令不通(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地方各方势力勾结(地主、店铺老板、土匪等等),营造出围绕殷墟考古的安阳地区人欲横流、尔虞我诈的末世感。

古今通灵的对话

如果说小说中的社会背景、政治纷争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国将不国的乱世的话,那么《甲骨时光》中古今人物的通灵又是另外一个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鸣条/梅冰枝与犬犬/巫女之间的互文性书写,在古与今、历史与现实之间关联着整部小说,尽显着陈河在文学上让人钦佩的艺术水平。正如小说中明义士与杨鸣条的对话一样“我觉得你这个小说和你的研究文章一样有意思。故事有时比理论更有力量,《圣经》都是一篇篇故事构成的。我跟着你所创造的贞人大大地神秘直觉向前走,你一定会找到你想得到的东西。”这段对话充满着宗教意味,而作为基督徒的明义士,有感于“差不多在相当的时期,流浪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祭祀也用大量的牛做牺牲祭祀,屠宰业也有非常大的规模”,并

症弦：雅音绕梁 弦乐不绝

□公仲



宋雨桂国画作品